

官板

晁氏儒言

完

漢書門			
九	三	六	三
一	七	〇	三
二	三	〇	三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〇	三		書
四	二	三	
二	架	册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3	
冊數		2(1)	
函號	298	1471	

儒家 二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晁氏儒言

限於自而極大。雖與夫主亦云。聖不可
間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

傳也。作儒言

玄默執徐仲秋己丑

不鄭詩春秋

劉道原亦云然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
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
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命今學皆未平。與世而必焚之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易出於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達。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克己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

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廼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

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

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耶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

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為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諸收未深警之昧矣語也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位之道則存采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自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平簡于春為其避高明而欲中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
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
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
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
精微之類亦然

言大人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
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
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土勞

下悴矣弊將柰何是齊入政以防淫者亦二術邪

學人必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
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
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
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
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
斥俗學者身自謂邪不

漢儒

典籍之存。詰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

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中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諸。

亦宜與言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
盲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盲者不任辭不任辭
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盲今之學者任辭君子
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
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盲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
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

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
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學士案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

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

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
憤耗以排擯前儒哉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騁頗

身居備書
言以紊彙叙。讒讒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因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時代。

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復不一飽亦可悲夫不以爲苦而自以爲苦不以爲難而自以爲難精思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爲學限日而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而

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聾瞽目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學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爲吾威爵祿不足以爲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文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暉當時號爲大儒乃一日迎常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

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妥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觀是邪。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

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而不味其滋味。其如後而不味。然王莽之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拂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詰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

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同者。如指門關為言。則詎止於通也邪。睢鳩擊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擊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竝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

多矣。今六經紛然爲一說曰：是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而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相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

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弘，聞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莫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爲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猗難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夫毛本為經不少誤亦
要人之苟異其志不亦合此之善而通於之不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懷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今廼以爲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爲虺爲蜴爲貝爲錦不

四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同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爲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爲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夫論曰論之出文王時曰詩大

虛獨

虐笑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
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相撥曰相大
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蓋論駟驥駑一以對策于論策于論各異其類然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
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
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
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以為
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

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次射三章為燕射學者何
賴焉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

可圖欲舍而佗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在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
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
塵歟

知本

晁氏需言

五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耻言毛氏。而又不
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
為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
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促於祭。將誰欺
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
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
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
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
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
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苦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
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
講習踈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
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
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間。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

躡等

學不躡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廼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爲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躡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

其救之之術也。夫以姑且風日而益頹與未之圖
或謂其體用。以五休之將。以臨之於西。是而無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
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
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
爲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
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慎思也。其勉

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
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
是成其敬慎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
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
之之術易爲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

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外，而其弊如
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
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
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可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

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
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
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
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

乎夫也亦將疏其公而又其平德樂其與曾其然哉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
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
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
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
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

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
卿詆孟子乎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閑約而不解未
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予嘗以其祖為聖人至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
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
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
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
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於文景歟

與士傳勢日之矣八賢於文景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廼盛於天下
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於勒為
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其人稱道其說者則前
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
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
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

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
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余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
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
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
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

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爲聖言賢人之言爲賢言

夫所謂賢者能爲理之所宜而非爲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乎康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莽爲難而有

是言乎

聖人之心迹雖無然而天此言迹之聖哲然其迹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爲一物也聖人之情爲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爲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爲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虚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它人乎。譬如

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謂新者。廼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

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本誠立，則其末自茂。其末自茂，則其功自著。此君子之學也。其末自茂，則其功自著。此君子之學也。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為始，倡其所異。

魏氏儒書

三

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慎。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耻。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或謂先宗品人無流弊之別。不知其流弊。而後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

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
寸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楊子雲
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賢諸

制學士音此亦謂字部依古其似忽忽矣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
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溫
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
義久之學者林半文字收賤聞不及其真更坐限不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臯陶陳九德而俊
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
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且其于以對無益也

其地無遺利其地而禁其言則之不其無識而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
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
人之言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
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秦焚書善術學士必以其刃自斷其命善矣蓋此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
 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
 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因其黨
 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顛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
 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
 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
 靡然趣已。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

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
 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
 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
 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

爲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
逮賤，是廼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
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
如孑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
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
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
邪。禮諸侯有不享者，主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

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
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廼導之諛乎。傳曰：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
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者，
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
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
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師也。以爲義，義中不
義。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

者亦不足以爲義焉。故君子以是爲質。和順道德之
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柄之不相爲用。
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爲義德。是申不
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刻矣。土天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
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
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
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天將三年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
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
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